

腊月里,晒太阳

【原乡切片】

□赵传兴

古诗说得好:杲杲冬日出,照我屋南隅。腊月里天寒地冻,却经常有冒着热气的大太阳。你看,大家都往阳光下凑,万物生灵都在悠闲地晒太阳。

咸鱼腊肉在晒太阳。它们躲避着猫咪,高高悬在屋檐下,任由阳光投下一片暖暖的影。全村的猫都在下方,一边巴巴地望着,一边在晒太阳,一副嘴馋得可怜兮兮的样子。

萝卜干在晒太阳:大白菜在晒太阳;玉米在晒太阳,等着爆米花;芋头也在晒太阳,等着熬糖稀,做米花糖;糯米在晒太阳,晒干了身子,舂成米粉,搓汤圆。

棉被在晒太阳,床单在晒太

阳,厚衣服也在晒太阳;劳保鞋、麻窝子在晒太阳;烟叶子在晒太阳,木柴在晒太阳。一枝梅花也在晒太阳,檐日暖溶溶,寒梅处处浓。

花生、红小豆、红枣在晒太阳。平日里各在各家,如今它们被掺在一起,不分你我。腊月初八,它们一起进锅,煮成热气腾腾的腊八粥,温暖全村人的身心。

黄豆在晒太阳。黄豆躺在簸箕里,一副惬意的样子。已经被捡掉瘪子、烂瓣的黄豆格外饱满,耀眼夺目。两天的大好太阳晒后,黄豆将入锅,焐熟,放在蒲包里捂。一周过后,黄豆就变了容颜,变了味道,也换了名字,叫做“酱豆”了。

粉条在晒太阳。那相隔十几米的两棵老椿树之间,悬着一条拇指粗的绳子,白里透着点黑的粉条一边荡着秋千,一边晒太阳,晒出了芋头香。粉条一边晒一边想:是炖白菜,还是包饺子。

牛在晒太阳,猪也在晒太阳,母鸡公鸡都在晒着太阳,这不足为奇。烟卤在晒太阳,瓦在屋顶晒太阳,木头板凳在屁股下面晒太阳。门神、财神在晒太阳,大红春联展开了身子,在大门上晒太阳。大姑娘刚洗了头,瀑布般的头发在晒太阳。小孩子刚穿了新袜子,新袜子在晒太阳。即之不觉热,默生怀抱春。

一只呆头呆脑,忘记了时间

的蜂子在窗户上晒太阳。屋里墙上挂着的日历,看见从大门进入的阳光,也动了动身子,晒起了太阳。房梁上燕子的窝也在晒太阳,存放的小麦在晒太阳。

几个老人在晒太阳,脚边的狗也在晒太阳,枕着的稻草堆也在晒太阳。麻雀在头顶上晒太阳。鸟儿在电线杆上晒太阳。我也在晒太阳,手里拿本书,“执卷南荣下,吾目也滋神。”阳光驱走所有的寒。

从高处看,村庄在晒太阳,房屋在晒太阳,烟卤在晒太阳,掉光了叶子的树在晒太阳。“日脚淡光红洒洒,薄霜不销挂枝下。”田野也在晒太阳,茅草在晒太阳,麦苗在晒太阳,雪在晒太阳,结冰上冻的小沟渠也在

晒太阳。“草黄迷悖卧,水白见鸥飞。”在阳光下晒太阳,心里有明朗之气。

一个大清早有雾,忽然雾去云开,一轮好日头。墙头上,墙角处,电线杆上,都有阳光,心里多欢喜,一时间心花怒放。想一想都美。难怪白居易说:“杲杲冬日光,明暖真可爱。移榻向阳坐,拥裘仍解带。”拥有这样的好日子,值得羡慕啊。

吃着瓜子,聊着天,“负暄闭目坐,和气生肌肤。”腊月里晒太阳,除去湿气,也除去晦气,带来吉祥安康。腊月是最闲适的光阴。都在晒太阳,谁也不用去打扰谁。这腊月,如此温暖可亲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学教师)

故乡是一个动词

□高低

梁实秋先生曾喟叹:“旧的事物之所以可爱,往往是因为它有内容,能唤起人的回忆。”故乡,恰是那承载无尽回忆的旧匣,只需轻轻开启,往昔的声色光影便如潮水般涌来。它绝非岁月尘封的静物,细细咂摸,惊觉那是一个鲜活跳跃的动词,在悠悠岁月长河里翻涌、激荡,勾连起无数游子的心弦。

犹记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湘西凤凰,那是他血脉里沸腾的故乡。沱江悠悠,木船欸乃,吊脚楼错落于江畔,似岁月的守望者。翠翠的渡船,日复一日,从这岸到那岸,在澄澈江水上划出一道涟漪,那是故乡在流动,载着质朴的民风、青涩的爱恋。“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故乡。”黄永玉的这句感慨,道出多少离乡人的归宿执念。故乡于他们,是烽火硝烟后心心念念奔赴的方向,是战火缝隙中滋养希望的润土,每一步靠近,都似疲惫灵魂找到了栖息枝丫,故乡在这归程里,成了救赎的动词。

于诗词的瀚海,故乡更是穿梭千年,奔涌不息。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,杜甫在异乡的霜露中,遥念故乡月色,那一轮高悬于记忆苍穹的明月,跨越山川湖海,照亮思念的归途,故乡化作心头一抹皎洁的光,缱绻闪耀,是望月怀乡的深情涌动。王维行至塞外,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”,佳节的喧嚣

反衬出游子的孤寂,故乡在这对比中,成了心口愈发浓烈的愁绪,涌动着、翻卷着,催生出滚烫的泪滴,洒湿了异乡的枕巾。

市井街巷中,故乡亦是日常烟火里的动词。老巷口那棵歪脖子槐树,夏日洒下一地荫凉,邻里摇着蒲扇谈天说地,孩童绕树嬉闹,笑声惊飞了树桠上的雀儿。这是故乡在喧闹,以最质朴的人间欢腾,编织温暖的网。冬日里,烟囱升起袅袅炊烟,屋内

炉火正旺,母亲揭开锅盖,蒸汽氤氲了双眼,那熟悉的饭香瞬间弥漫,故乡在这腾腾热气里,是味蕾上跳跃的眷恋,是寒天里暖彻心扉的慰藉,召唤着、包容着远行的脚步。

如今,时代巨轮滚滚向前,有人背负行囊,从乡村走向都市,故乡的田野在后视镜中渐远,却在年节返乡的车流、人群熙攘中,复苏成一场盛大的相聚,老屋修缮,新桃换旧符,故乡是翻新的期许,是传承的延续。也有人带着故乡的烙印闯荡四方,一口乡音、一道拿手菜,让异乡的角落沾染故乡的风情,故乡成了播撒的种子,生根发芽,开枝散叶。

故乡,这不停歇的动词,它以变迁写就坚韧,用思念晕染温情,在出发与归来间,赋予生命溯源的力量,让我们无论漂泊何方,都知晓根之所在,心之所向,永怀热望,奔赴山海亦不忘那最初的港湾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)

想起年节里的豆腐

□孙秀雯

在日照市五莲县流传着各个乡的头牌美食:“街头豆腐、许孟炉包烧烤、中至全羊、汪湖淮河鲤鱼……”“豆腐”与“都富”谐音,街头豆腐对我们老家人来说,是春节必备的美食。

平常日子,很多外乡人会跑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路来五莲县街头镇,只为美美吃一顿街头豆腐。瞿秋白先生在《多余的话》一书中说:“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……”我想,很多人深有同感。

豆腐是老家春节的第一顿团圆饭。过了小年,在外工作学习的人们陆陆续续回家,家家户户等齐家人才开始做豆腐。我们家五个姐妹在外工作,时间回家不一,凑齐要等到腊月二十七,所以我家固定在腊月二十八晚上做豆腐。

腊月二十七下午,母亲开始准备,把豆子倒进簸箕里,单个单个地挑选。天气晴好,光线充足,温暖的阳光照着母亲和簸箕里的豆子。母亲全神贯注地挑选最好的豆子,要做最美味的豆腐给她的孩子们吃,浓浓的母爱在指尖缓缓流淌。

挑选好豆子,母亲拿出做豆腐用的工具:筛子、撑子、包袱、算子,挨个清洗一遍,晾晒在院子里。第二天一大早,父亲去河边挑来满满一大水缸山泉水。做豆腐一定要用山泉水,这水是从山上慢慢控下来的。五莲山麓特有的水土风貌诞生了特有的山泉水,水质干净清澈,口感凉爽清甜。用山泉水做出来的豆腐才会“鲜嫩、软糯、清香”。

同一个人用同样的工艺用别处的水,做出来的豆腐就会逊色得多,少了街头豆腐那份独有的鲜嫩软糯和清香。究其原因,很多人说,是水的缘故。

把泡发好的豆子倒在石

磨顶,把磨辊搭在肚子上推着磨转圈,边推磨边把豆子陆陆续续推进磨眼,豆浆缓缓流出来,流到磨盘上,最后汇聚进水桶里。有些人天生推不了磨,一推磨就晕,像晕车一样,晕得天旋地转。小时候,磨不仅用于磨豆腐,还磨粮食,所以,家里会推磨的那个人就得老推磨。早上推,晚上推,夜里推,特别过年要推的东西太多,几乎天天推磨,推着磨一圈又一圈,特别容易犯困。

磨好的生豆浆挑回家上锅煮。满满一大锅生豆浆煮熟需要好长时间。很快,从锅里飘出来的热气占满厨房大部分空间,热气腾腾,一缕缕穿过窗户,向外飘散。

看着大人们进入热气弥漫如同仙境的厨房,低头弯腰忙忙碌碌,小孩子忙不慌地进去赶热闹,想象着在热气包围下自己变成小仙女,嬉闹着伸手抓握热气。热气哪能抓到?孩童不解。

煮豆浆是个含金量很高的技术活。豆浆易涨锅,需有经验的老人关照着用火慢煮。火急了,豆浆温度急速升高,还不熟就扑味扑味地从锅里往外漾,捂都捂不住。火太小太慢,靠锅底的豆浆糊锅了,表层的豆浆还波澜不惊,开不了锅。

豆浆煮熟后,下一步是点卤水。把熟豆浆舀到一个特大号瓦盆里,像蜻蜓点水一样把卤水轻点到里面,轻轻摇动舀子,促使卤水均匀。点少许卤水,变成奶生生的豆脑。舀一碗豆脑,放上些许葱花、香菜末,再加一捏盐,香味扑鼻。三姐和小妹特喜欢这味,母亲总会舀出两碗,让她们解解馋,她们趁热溜味溜地吃,吃得那个心满意足。

卤水加到足够分量,豆脑继续结块,沉淀适当火候,轻轻舀到筛子里,预先将铺好包袱的筛子用撑子撑在锅沿上。聚拢包袱沥出水分,包袱全部

包裹起来后,用算子按压几下,豆腐成型了,出锅!

热气腾腾,喷香软糯的豆腐端上桌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吃鲜豆腐。通常一家人不仅限于父母孩子,还有七大姑八大姨一大群亲戚。特别爱吃豆腐的人,抱着一碗豆腐直接吃,单吃豆腐就能吃个饱。一碗不够,主人会及时添满碗,吃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。

多数人是用煎饼卷豆腐吃。街头豆腐和街头地瓜煎饼是绝配。街头地瓜煎饼雪白甜丝丝,街头豆腐软糯清香,地瓜煎饼卷豆腐,再加入少许蘸料,是一道顶配的人间美味,是我们街头镇的头牌美食。有心的人家会把春天的香椿芽腌制或者冷藏保存,吃年豆腐时,拿出来做蘸料,味道会更鲜美。

这一夜,团聚的笑容,胜过天南海北所有的美景。

原来诗与远方,都装在乡味浓浓热气腾腾的豆腐里。我本想,香椿拌豆腐是五莲独有的特别吃法,不承想,一日读著名作家汪曾祺的《豆腐》,居然也提到香椿拌豆腐,他如是写:“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上上品。嫩香椿头,芽叶未舒,颜色紫赤,嗅之香气扑鼻,入开水稍烫,梗叶转为碧绿,捞出,揉以细盐,候冷,切为碎末,与豆腐同拌(以南豆腐为佳),下香油数滴。一箸入口,三春不忘。”

没想到他老人家吃得更细致、更满足、更难忘。不过,我敢打赌,他绝对没有吃过我们五莲街头这么鲜嫩软糯清香的豆腐,如果吃过,他就不会说“以南豆腐为佳”,而是说“以五莲街头豆腐为佳”。

辞暮尔尔,烟火年年。我们吃的不仅仅是美味的豆腐,更是浓浓的母爱。我们忆起的不仅仅是旧时光,更是美好而温暖的亲情。

(本文作者为日照五莲县人)

